

寅三、解密意（分二科） 卯一、問

問：如經言善修習慈，極於遍淨，乃至廣說。此何密意？

這是第二科「無量三摩地」，分三科，第一科「明建立」，第二科「釋經言」，這建立就是建立無量三摩地，這無量三摩地怎麼樣建立呢？就是怎麼樣修習成就的意思。第二科解釋經上說的無量三摩地的情況。第三科是「解密意」，就是現在的這一段文，解釋他的密意，這「密」就是深的意思，深妙的意思；這「意」不容易明白，所以叫做「密」。你看不懂這是他還有隱密的地方。這一科分二科，第一科是「問」。

如經上說「善修習慈」，這個「善」，或者就當一個就是能字講，能修習四無量三昧的人，或者是善巧修習慈悲喜捨的人。這個修習慈無量心的人，「極於遍淨」，就是達到最高的程度的時候，就是遍淨天的境界。這個「遍淨」就是第三禪，少淨、無量淨、遍淨。

「此何密意」，這句話有什麼深意的意思。「乃至廣說」，這是修習悲三昧極於空無邊處，色界天的空無邊處，那麼「此何密意」這樣意思。修習這個喜三昧，這個喜三昧極於識無邊處，修習捨三昧最高的是無所有處定。經上這樣的說話，有何深意呢？有什麼深意在裡面呢？這廣說就包括那個悲喜捨三句。

這底下回答，回答分二科，第一科「明依處」，明依處分四科，第一科是「修慈」。

卯二、答（分二科） 辰一、明依處（分四科） 巳一、修慈

答：第三靜慮，於諸樂中，其樂最勝，憶念此樂，修習慈心，慈最第一，故說修慈極於遍淨。

這是「明依處」，修慈明依處，第三靜慮就是修慈三昧，慈無量心的依止處，就是安住在第三靜慮，在那裡修。為什麼要依止第三靜慮呢？「於諸樂中，其樂最勝」，原因就是在三界裡面，最快樂的第三靜慮是最殊勝，沒有快樂像第三靜慮那麼樣的殊勝，所以它是最殊勝的了。

「憶念此樂，修習慈心」，這修慈無量三昧的人，心裡面你能夠憶念第三靜慮的樂，來修習這個慈心，就是用這樣的樂，來饒益無量的眾生，這樣修習你的慈心。「慈最第一」，因為樂最殊勝，用這樣樂來饒益眾生，所以你這樣的慈能與樂是最殊勝了。「故說修慈極於遍淨」，所以經上這麼說，極於遍淨這個深意、這個密意就是這樣意思。

已二、修悲（分三科） 午一、標
憶念空處，修習悲心，亦最第一。

前面是第一科「修慈」，這底下是第二科「修悲」，悲無量三昧，分三科，第一科是「標」。

「憶念空處，修習悲心，亦最第一」，這個修悲無量三昧的人，他心裡面在憶念、也就是想念、也就是觀察，觀察這個空無邊處定的境界，用這樣的三昧來修習這個悲愍的心，這樣子也是最第一的。這是「標」，底下解釋。

午二、釋

以修悲者，樂欲拔苦，無色界中，遠離眾苦，斷壞等苦，彼都無故。

「以修悲者，樂欲拔苦」，修悲無量三昧的人，他的目的就是想要拔除一切眾生的苦惱，希望眾生都能夠遠離一切苦惱。「無色界中，遠離眾苦，斷壞等苦，彼都無故」，這個「空無邊處定」是屬於無色界的第一個定，你成就了空無邊處三昧的時候，就能夠遠離一切的苦惱，遠離眾苦。什麼苦呢？是斷壞等苦，這樣的苦，「彼都無故」，彼空無邊處定完全沒有了，完全沒有這個斷壞等苦，沒有這個苦。這樣子修這個悲三昧的人，悟入空無邊處定，觀想思惟：願一切眾生，都能這樣的離一切苦，是這樣意思。

《披尋記》四二〇頁：

無色界中遠離眾苦等者：無色界中無所依身，無身重擔苦、無四大乖違苦、無觸對變壞苦，是名遠離眾苦。觸對變化苦者：謂由手足塊石刀仗寒熱飢渴蚊虻蛇蝎所觸對時即便變壞，故此名斷壞苦，等言、等取，餘苦應知。

這個小字，這個披尋記上，「無色界中遠離眾苦等者：無色界中無所依身」，沒有身體，這個依身怎麼講呢？一切的行動都是以身為依止而發動出來的，若沒有這個身體，什麼都不能做，沒有色受想行識的身體，你能做什麼，什麼也不能做，所以所有的行動、所有的作用，都是以身為依止處的，所以叫做「所依身」。無色界天中沒有身體了，沒有所依止的四大、四大身體沒有了。

「無身重擔苦」，就是沒有這個苦了，這個「擔」，就是譬如說擔二桶水或者是有二百磅，一桶一百磅，二桶是二百磅，放在你的肩上，這個擔你走它二百里路，你辛苦不辛苦，所以叫做「擔」。現在說「無身重擔苦」，我們這個身體就是個擔，我們時常、常常擔這個五蘊身的身體，各處跑，行住坐臥，這有多苦啊，很苦的！這個無身重擔苦，就是沒有…，這是總說。

下面是別說，無色界天的空無邊處定，他在第四禪天修空無邊處定成功了，就得空無邊處定了。得空無邊處定的時候，就像人到了虛空的境界，沒有這身體，像虛空境界似的，那麼就沒有身的重擔的苦惱，這是一種苦。

「無四大乘違苦」，這底下就是分別的解釋，這無身重擔是總說，這裡是別說。沒有地、水、火、風互相乘違的苦惱，這地、水、火、風這四大互相衝突，四大不調和就有病，這是病苦。

「無觸對變壞苦」，也沒這個苦。「是名遠離眾苦」，這叫遠離眾苦。這樣說無身重擔苦、無四大乘違苦，四大乘違主要是病苦，當然老苦應該也在裡面，死苦也應該在裡面。

「觸對變壞苦者」，什麼叫做觸對變壞苦呢？「謂由手足塊石刀杖寒熱饑渴蚊虻蛇蝎所觸對時即便變壞」，就是用手來打、用拳來打、用腳來踢，或者是用土和塊，或者用石、用刀、用杖、大寒大熱、饑、這是渴、蚊忙、蛇蝎…這些東西，與你這身體相觸的時候，這身體就壞了，我們身體就壞了。

「即便變壞了，故此名斷壞苦」，這叫斷壞苦。「等言等取餘苦應知」，還有其他的苦，其他的苦，這身體還有個愛別離苦、怨憎會苦、求不得苦，很多的苦。那麼「無色界中，遠離眾苦，斷壞等苦，彼都無故」，這樣子解釋。

午三、結

是故憶念無邊空處，修悲等至，作如是念：當令一切有苦有情，到無眾苦及所依處。

這個修悲三昧的人，悲無量心的人，他這樣子憶念，說是希望這一切眾生，沒有苦，沒有苦，什麼叫做沒有苦呢？就在三昧裡面，具體的情況就是這樣，希望一切眾生像無色界天空無邊處定那樣子遠離一切眾苦，是這樣意思。

「修悲等至，作如是念：當令一切有苦有情到無眾苦」，你能夠達到，像空無邊處定那樣沒有眾苦。「及所依處」，所依處就是空無邊處定，依止空無邊處定遠離眾苦，是這樣意思。

巳三、修喜（分二科） 午一、釋

修喜定者：亦常憶念無邊識處，慶諸有情所得安樂。作如是念：當令一切有情之類，受無量樂，猶如識處，識無限量。

「修喜定者」，前面前二科一個「修慈」、一個「修悲」，現在第三科「修喜」，分二科，第一科是「釋」，第二科「結」。

「修喜定者」，這個修喜定怎麼樣解釋呢？怎麼樣修法呢？也是在禪定裡面，「常憶念無邊識處」，憶念這個識無邊處，識無邊處的境界。「慶諸有情所得安樂」，來慶祝賀一切眾生，能夠得到識無邊處那樣的安樂，那麼就叫做喜，怎麼樣修法呢？

「作如是念：當令一切有情之類，受無量樂，猶如識處」，就像識無邊處的那種快樂，這叫做喜。「識無限量」，觀察這個識，過去的識無量無邊，未來的識無量無邊，現在的識無量無邊，就是這樣子思惟，當然這個人，他是成就了識無邊處定的人，他才能這樣子憶念。

午二、結

是故憶念識無邊處，修習喜定，為最第一。

「是故憶念識無邊處，修習喜定」，這是結束了，結束這段文。這個得了禪定的人，得了禪定的人，他修四無量的時候，修慈這樣修，修悲、修喜這樣修。若是沒得禪定的人他要修怎麼修？當然也可以這樣思惟，但是可能不這樣修，我去賺多少錢，我給他什麼什麼樣快樂，可能是這樣修，這樣修也好。但是人可能是這樣子，我歡喜吃辣椒，我也願意吃辣椒，我歡喜吃饅頭，我也願意你吃饅頭，我是得到無量無邊的財富，從財富中得到快樂，我就用這樣的快樂，布施給一切眾生遠離一切苦，得一切樂，得歡喜。

但是得了禪定的人，他是修四無量心三昧的時候不這樣想，他不認為世間的財富是快樂，不認為世間的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是樂，所以他希望眾生，離苦得樂的時候，也不這樣想，只想你得到三禪樂叫做樂，得到悲、喜是這樣子，這時候思想是不一樣。因為得到禪定的人他是肉眼也好、天眼也好，看見世間富貴榮華的人都是苦惱人，不認為是樂，所以也不願意把這種樂給你，叫你苦惱，也不這樣觀想。

這就是人的本身的程度來決定他的思想，他的思想也就是他的程度，所以做出的事情就是這樣子，有禪定的人就是這樣子。所以我們這樣思惟這件事的時候，這可以知道這個人背景是這樣子，人的思想是這樣子，他所要利益人的時候是這樣地，這裡面是不是一個道理，有這樣道理。

巳四、修捨（分二科） 午一、釋

修捨定者：亦常憶念無所有處。作如是念：無所有處，無漏心地，最為後邊，捨最第一。如阿羅漢苾芻，一切苦、樂、不苦不樂現行位中，皆無染汙。當令一切有情之類，得如是捨。

「修捨定者：亦常憶念無所有處。作如是念：無所有處，無漏心地最為後邊，捨最第一」。這是第四「修捨」無量心，分二科，第一科是解「釋」。

「修捨定者」怎麼修法呢？「亦常憶念無處有處」，也是他住在無所有處定裡面，他就是憶念、憶念這個無所有處，他成就了無所有處定，他入這個定的時候，就是念這個無所有的境界，這個「捨」這個得到色界的四禪，然後進一步得到無色界的空無邊、識無邊、無所有處，他就按照自己這個境界，入這個禪定裡面。

「作如是念」，他心裡面這樣想、這樣憶念。「無所有處、無漏心地最為後邊」，這無所有處三昧，他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？「無漏心地最為後邊」，這個修學聖道斷惑證真這件事情，這個工作就是由初禪開始。在初禪裡面，色界的初禪這個時候，開始修學四念處斷惑證真，在初禪可以做這件事，二禪裡可以，三禪可以，四禪也可以，空無邊處定是也可以，識無邊處定都可以，到無所有處就是到最後了，最後他在這個禪定裡面修學四念處來斷惑證真。這個斷惑證真就叫無漏的心地，能夠沒有煩惱無漏的心地，是「最為後邊」，這是最後的邊際就是到這裡，後邊還有個非非想呢？非非想不可以，不能夠在非非想定裡面修四念處，不可以，所以無所處是最後了。

為什麼非非想天，非非想那個三昧不可以呢？因為入了那樣的定以後，那裡面的心識的明了性不強，心是明了性，但入了那個三昧時候，那個明了性很軟弱，很軟弱修止觀、修無漏的三昧不行，沒有這種堪能性，沒有這個能力，不能這樣修。所以只有從初禪到無所有這是都可以的，在初禪之前還有一個未到地定也可以。這樣說呢，無漏心地是最後邊的。「捨最第一」，這個捨呢，無所有也是捨的意思，把捨，這個色界天這個捨，欲界也是捨，色界也是，這捨棄捨了，後來把空也棄捨了，識也棄捨了，無所有，什麼也沒有，就是思惟這個無所有得了禪定了，得了定了，就是無所有處定，所以這個時候，這個捨是最高深了，到這的境界，所以叫「捨最第一」。

「如阿羅漢苾芻，一切苦、樂、不苦不樂現行位中，皆無染汙」。這底下形容這個捨的殊勝，也是在無所有處定裡面修這個三昧、修這個無漏心三昧成功了，得了阿羅漢的時候，這阿羅漢的境界是什麼樣呢？說是無所有處定捨最第一，如那個捨的境界就像阿羅漢似的。這個阿羅漢比丘，這個「阿羅漢比丘」這句話表示初果也可以是在家人，優婆塞、優婆夷也可以，二果、三果也可以是在家居士也都可以，但是到了阿羅漢他一定是出家了，所以叫做比丘，或者是比丘尼。

「一切苦、樂、不苦不樂現行位中」，一切的苦惱的境界出現了，我們凡

夫有的時候有苦惱的境界出現，有的時候也有滿意的境界出現，有的時候有不苦不樂的境界出現。得了阿羅漢也是會有這個事情，也會有苦惱的事情出現，也會有樂，也會有不苦不樂。「現行位中」，苦、樂、捨這三種境界，「現行位中」，顯現在你的心裡面的時候，顯現在你的心裡面的時候，這個「行」或者說是心、心行，顯現在心裡面，如果這苦和樂、不苦不樂沒有出現，沒有出現，就在一切有，行是有為法，在這有為法裡面，沒有出現苦，也沒有出現樂，也不出現不苦不樂這種受，沒有！當然在行裡面沒有這種事，現在出現呢，就在這有為法裡面有了，有了苦的感覺，而這出現這件事，如果切實的說，還是應該與無你的心面對的時候叫做出現。說出現了，但是你心裡面不面對他，也等於沒有出現。所以這個「現行位中」，就是出現在你的心的前面的時候，在這個境界裡面，在這個階段的時候，「皆無染汙」。這阿羅漢面對苦的時候、面對樂的時候、面對不苦不樂的時候，他心裡是清淨的；苦出現的時候沒有瞋心，樂的時候也沒有貪欲心，不苦不樂的時候也沒有愚癡心，他沒有這個分別，所以「皆無染汙」，和凡夫不同。

這可見凡夫也有苦、樂、不苦不樂；聖人也有苦、也有樂、也有不苦不樂，但是心不同。就是修行的時候，使令你思想有變化，「皆無染汙」，皆無染汙，這個阿羅漢當然他也有出定的時候，也有入定的時候，出定的時候當然就是面對苦、面對樂、面對這不苦不樂的境界，但是他內心裡面，還是有明，明相應觸，有這個智慧和他在一起，所以這外面的境界不能動搖他的明，不能動搖他的明、他的智慧，他的智慧就是一切法都是無常的、是無我的、是空的，他心裡面不執著，你不能染汙他，你不能使令他的心有貪瞋癡的活動，不能，所以叫做「皆無染汙」。若是凡夫就不行，凡夫不可以，但是我們初發心修四念處的人，你用如理作意面對苦、樂、不苦不樂的時候，也不會太染汙，用如理作意的時候，也不是太染汙。當然，但是我們還是有執著，可是和一般的凡夫不同，不一樣，用如理作意。

什麼叫如理作意？就和打妄想一樣，但是你要經論的基礎，你一定要學習了佛法，你心裡面能用佛法的智慧去面向他，就可以了，這是這麼回事。你不要像以前，沒有修學佛法的時候，那樣的心情去分別一切境界，你用苦、空、無常、無我的心情去分別這苦、樂、不苦不樂的境界，這就是這麼回事。你面向這個境界的時候，這個境界是如幻如化的，是有而不實的。這樣想，思惟這是苦，你若執著它就苦了，要無著，也不執著，怎麼不執著？這都是無常的，一剎那間就滅了，不是了，觀察這它是如幻如化、是畢竟空的，他就不著了，這貪也不起來了、瞋也不起來，貪、瞋、癡都不起來，那麼他就…

雖然不像聖人那樣，但是他接近，他與聖人的境界相接近，和凡夫的境界就相離、相背離了。

所以那一天有個同學向我說，我聽著佛法倒是歡喜，但是很難做、怎麼做法、做不來，很容易就是這樣分別。但你若常常靜坐，那就會增加了一樣功德、增加一樣功德，要常常靜坐增加一樣什麼功德呢？就是心裡面明靜而住，我就是不分別、也不貪、也不瞋、也不愚癡，心裡面明靜而住，若分別就：這是如幻如化的，如夢中境、如水中月，是如幻如化的、像天上的雲、如電、如雲；如電就是無常的、一剎那間就現、一剎那間就沒有了，觀察它剎那剎那生滅變化，這樣思惟、就是這樣子，思惟。但是呢…所以你要常常訓練修止觀，我思惟完了以後，就寂靜住，就不分別；若分別，馬上還是苦、空、無常、無我那樣思惟。

所以我們非要常常讀經不可，你從經論上看到苦、空、無常、無我的智慧，你的智慧，我學習了佛法，我在日常生活是怎麼用呢？我不會用。其實就是這樣用。也儘量的少談閒話，少談閒話，你不要說，世間上的這些戲論的事情不要說，然後多談佛法，你說出來語言是佛法，心裡面思惟也還是佛法，久了這貪、瞋、癡就不活動了，你心裡面就清淨。雖然沒有斷煩惱，但心裡面清淨，說我不、我不這樣做！不這樣做那麼怎麼做呢？你不是這個，就是這個嘛！不是佛法，就是世間法！你還是世間上那個貪、瞋、癡，那麼去思惟去說出貪、瞋、癡的語言，內心裡面惟這貪、瞋、癡，那就是完全沒有改變，就苦了、就苦惱了，就很…。所以非要改變不可，改變後什麼時候，從自己心裡面改變，不是後外境上改變，外境誰有這個本事能改變外面的境界，世間上的人不能，世間上沒有這種人能改變一切境界，說是你的權力最大，你也辦不到。只有這佛、菩薩、阿羅漢有高深的禪定可以改變。

說這地方很美，他說這地方不美，就能變成醜陋的樣子，也可以。說這地方很醜陋，可以變成很美也都可以。他那個禪定的力量，能改變一切的境界、能改變。這個世間上的聖人的境界是自左的，凡夫沒有自在的事情，只有聖人有這神境界，而聖人願意用神通改變清淨境界也可以，不改變也一樣，他心裡面不染汙、不動，也是可以。這阿羅漢就是「於一切苦、樂、不苦不樂現行位中皆無染汙」，你不能染汙他，他心裡面不入於第一義諦，你心裡，你不能染汙他，他沒有入定，他若入定，你更不能染汙，那就是捨了，所以這也是捨，能棄捨一切染汙，不入定也棄捨一切染汙，入定也是棄捨一切染汙，是這樣子。

「當令一切有情之類得如是捨」，修捨乃至三昧就是心裡面這樣想，令一

切有情得到這樣捨，得到阿羅漢的這樣捨，棄捨了貪、瞋、癡的境界，這個不苦不樂的眾生給他樂，有苦的眾生就是教他離苦，不苦不樂的眾生教他離開愚癡，教他離開愚癡，就是這樣子。結尾「當令一切有情之類，得如是捨」。

午二、結

是故憶念無所有處，修習捨定，為最第一。

這是第二科是「結」。「憶念無所有處」，修習這個捨定是最殊勝了，這樣意思。這裡面還有這句話，「無漏心地最為後邊」，這地方有一點事情。這樣說非非想定就是有漏的了，一定是有漏，但是也不是那麼說。是說你想要修四念處斷惑證真的話，這個非想非非想定是不行，你不可以在那個定裡面修四念處，不能。但是你若已經是得到禪定了，得到成就四念處、斷惑證真的人，他也可以…他也成就了非想非非想定的，他也可以入非想非非想定，入那個定裡面，那他就可以…，就是…而不是凡夫的這種心情入定，而是聖人的清淨心入定，當然也可以觀察他是無漏的，那就不同了，那就是不一樣。

比如說一個人在熱鬧的地方、塵勞的境界在那裡修行，不能修行，我要到深山寂靜的地方，在那裡沒有這一切雜亂境界的干擾，他能夠制心一處修學四念處，修四念處成功了，成功以後到塵勞世界走一走也可以，也是可以到那邊走一走，也是可以。雖然說我在非想非非想定我不能修學四念處，是的，那麼我在初禪、二禪、三禪、四禪、空無邊處定、識無邊處定、無所有處定，修四念處這是可以修，修成功了呢，你還是可以入非想非非想定的，那個時候呢，是無漏的，因為你沒有煩惱了，所以那叫做『遊觀無漏』，這句話，遊觀無漏，旅遊的『遊』，觀察的『觀』，『無漏』：有漏無漏的『無漏』，遊觀無漏，那叫做『遊觀無漏』。這樣情形那就不能說，無所有處定是無漏心地最後邊，這句話就不對。這句話的目的，說這句話的範圍，是在修四念處的時候，那你不能在非想非非想定，一定是無所有處定以前才可以，這樣說無所處定是最為後邊，「無漏心地最為後邊」，是這樣子意思

辰二、結聖行

如是一切皆是聖行，唯聖能修。故經宣說：覺分俱行。

這是「結聖行」，這個「結」是解密，解深密的解密意，這裡分二科，一問一答，第一科是「名依處」，現在第二科就是「結聖行」。我常念「聖行」，把這個字念『ㄊ一ㄣˊ』，我查字典，我查過很多次，念「聖行」念『ㄊ一ㄣˊ』這個字也是對，我常說念『ㄉㄣˋ』，念『ㄉㄣˋ』當然也可以，念『ㄊ

一ㄥ´』也是對的，這行就是向前進，向前進叫做「行」，行住坐臥，這「行」就是向前進。你這樣修行，你不斷的修行就是向前進的意思，你不修行，不修行就停下來，讀『ㄊ一ㄥ´』也應該是可以。

「如是一切皆是聖行」，前面修這個慈三昧，慈、悲、喜、捨這些，這個都是聖人的修行的情形，因為什麼呢？「唯聖能修」，唯獨聖人才能這樣修，說是凡夫也可以修，那你是凡夫的境界，不是聖人的境界。聖人這個修行，只有聖人才辦的到，凡夫是修不來的。

「故經宣說」，所以經上說：「覺分俱行」。這四無量心三昧是「覺分俱行」，就是七覺支，七覺支和他在一起的相應而行，「俱」是說在一起，在一起就是相應的意思，所以這就是「聖行」。七覺支這個覺，「覺」是什麼呢？就是無漏的智慧，所以「覺分俱行」，這樣意思。這一段文是「解密意」。

壬五、一分修等三摩地（分二科） 癸一、辨修相（分二科）

子一、分修三摩地（分二科） 丑一、徵

復次云何一分修三摩地？

丑二、釋

謂於此中，或唯作意思惟光明相，或唯作意思惟色相，而入於定。如是二種，隨其次第，或了光明，或觀眾色。

「謂於此中，或唯作意思惟光明相，或唯作意思惟色相」。前面曾經說過這個「攝諸經宗要」這一科裡面是十五科，第一科「八解脫」，第二科「三三摩地」，三「有尋有伺等三摩地」，再這個「小」、「大」、「無量」這三個三摩地。現在是第五科「一分修等三摩地」，這是分兩科，第一科是「辨修相」，修這個三摩地的相貌，分兩科，第一科是「一分修三摩地」，第一科是「問」。

「復次云何一分修三摩地？」這個三摩地，叫做一分修三摩地，這是什麼意思呢？你給我講講我聽聽。「謂於此中，或唯作意思惟光明相」，前面不是在初禪裡面，是舉這麼個例子。在這個禪定裡面，「或唯作意思惟光明的相」，說我是雖然得了初禪了，得了二禪、三禪、四禪，但是你現在是人間的人，還沒生到天上去，所以是聽人說、或者聽經論上這麼講，或者是有一個高人來同你談話，因為你若得了色界四禪以後，就會有那個不是平常的人來和你來往，就有這種情形。你一入定，有可能心就到天上去，也可能，一入定有可能到彌勒菩薩那兒去了，一入定到阿彌陀佛那兒去了，同阿彌陀佛、聽阿彌陀佛說法，就會有這種境界，那當然是佛教徒才這樣。非佛教徒他入

定，他也不會和佛菩薩說話的，他不會的。若是我們佛教徒就有這種可能，因為佛教徒他讀經論嘛！從經論上知道，喔！天上有彌勒菩薩，從是西方過無量十萬億佛土，有世界名曰極樂，其土有佛號阿彌陀。喔！那兒有阿彌陀佛國，東方世界有樂師如來，還有阿閼佛、還有無量無邊的佛，南方、北方。他一入定，他就能夠想要見彌勒佛菩薩，他就去了，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。所以他就會有特別的一些消息和我們凡夫不一樣。現在這兒說「謂於此中或唯作意」，或者禪定裡面，只是這樣觀察思惟思惟是光明相，前面我們講過思惟光明相。

「或唯作意思惟色相」，前面光明相其實也是色相，但這個思惟色相就不限於光明相，我思惟個大蓮花，那也是色相，我觀佛的相好，那是也色相了，我修不淨觀也是色相，就是各式各樣的色相。「或唯作意思惟色相」，而不思惟光明相，這樣子不同了。這樣思惟又是怎麼回事呢？思惟的時候，就是想念的意思，想，想念母親，你一想這母親的相就現出來，我想這個大蓮花，這大蓮花的相就現出來，想完了以後，就是心住在這裡不要動。想這白骨，白骨想完了，由足至頭、由頭至足，這麼多少遍，想這個白骨，想完了不要一直的想，想完了的時候，心裡面就安住在那兒不要動，就是入定了，這就是奢摩他了，是這樣子，所以「而入於定」，這樣意思。這是解釋。

「如是二種，隨其次第，或了光明，或觀眾色」。還是前面第一科，「如是二種」就是前面這兩種，一個是思惟光明相，一個是思惟色相這兩種。「隨其次第」就是光明相和色相的次第。「或了光明，或觀眾色」，隨你的歡喜，你願意只是修光明就修光明，或者只是觀眾色，就是觀眾色其中的一個，這樣子入定，這就叫做「一分修三摩地」。

子二、具分修三摩地（分二科） 丑一、徵

云何具分修三摩地？

這是第二科什麼叫做「具分修三摩地」？問，底下解釋。

丑二、釋

謂俱思惟而入於定，亦了光明，亦見眾色。

就是那個修行人，這兩種所緣境，他都思惟觀察，不限於一種，就這樣思惟而後入於定，就是心住一緣離一切分別，這樣子。「亦了光明，亦見眾色」，就是了光明，同時也會見眾色，見眾色也了光明，這兩種都是有的，那就叫

做「具分修三摩地」，這樣意思。

癸二、釋定難（分四科） 子一、標經說

如是修習光明定者，定難差別，有十一種。所謂疑等，如經廣說。

「如是修習光明定者，定難差別，有十一種」。這底下第二科「釋定難」，這「一分修等三摩地」分兩科，第一科是「辨修相」，說完了。這底下解釋定的難，就是還是有阻礙，這個定修不成，有這個問題，分四科，第一科是「標經說」。

「如是修習光明定」啊！定還是有難的不同，有各式各樣的差別的難，有多少呢？有十一種不同。「所謂疑等」，第一個難就是疑，有疑惑心。「如經廣說」，像經裡面說出來的這個疑，有各式各樣的疑。這件事在《成實論》裡面也有提到，在《成實論》有提到這件事。

這底下第二科「問答辨」，前面第一科是「標經說」，這底下「問答辨」，來辨這難的事情，分兩科，第一科「問」。

子二、問答辨（分二科） 丑一、問

問：此誰難耶？

說有十一種難，它來障礙誰呢？這是「問」。底下第二科回答，分兩科，第一科「標列相」。

丑二、答（分二科） 寅一、標列相

答：三摩地相。相有二種：謂所緣相，及因緣相。

「答：三摩地相」。障礙誰啊？就是障礙你的三摩地的相貌，障礙你三摩地的體相，就是障礙你的三摩地。而三摩地相「相有二種」，那兩種？「謂所緣相，及因緣相」。

「所緣相」就是所緣境；緣這個所緣境，安住在這兒不動就是入定了。

「因緣相」呢？就是入定的因、入定的緣，也就是入定的因緣，因此而入定；那就叫做定的「因緣相」。這件事下面有解釋，比如說不守根門…這些事，下面好多，解釋很多事情。

寅二、明住等

用彼為依，住三摩地，若退彼相，便不能住。

「用彼為依，住三摩地」。前面是「標列相」，這裡是「明住等」。用彼所

緣相及因緣相，為依止，你安住在三摩地裡面，是這樣子，若沒有所緣相，你不能入定；沒有因緣相，你也不能入定。有所緣相，而能夠假藉因緣不斷的修行，成功了，你就得定了，就是這樣子，所以用彼為依，安住在禪定裡面三摩地。

「若退彼相，便不能住」，若是你有難的時候，或是有疑惑心，或是有其他種種的問題的時候，就會障礙你，這一障礙這所緣相和因緣相就失掉了，就沒有了，沒有了呢？「若退彼相，便不能住」，就不能住在禪定裡，不能住在三摩地裡了，就不能了。所以這個定還是有難、有阻礙的。

子三、釋差別（分十一科） 丑一、有疑

此中最初，於所顯現光明色相，不善知故，便覺有疑。

這是第三科，第一科「標經說」，第二科「問答辨」。現在第三科，解釋定難的差別，差別一共有十一科，第一科就是有疑惑。

「此中最初，於所顯現的光明色相」，就是你以光明的色相，以光明相、以色相為所緣境的時候，當然這光明相出現了，眾色相也出現了，出現的時候，「不善知故」你不能够知道，那是怎麼回事，你心裡面就會有疑惑：這個相是從那兒來的？這是什麼相？怎麼回事情呢？比如說有的人靜坐就感覺這個身體一直向上升，也有人靜坐的時候一直向下沈、沈、沈，心裡就這怎麼回事情呢？心裡就恐怖了，這樣子，那能得定呢？你就不知道。所以修行這件事是以學習教義為依止，說我不要去學習我就修行，這話對不對？當然你普普通通的這樣子可以，我就是這樣的念一句阿彌陀佛也可以，念阿彌陀佛實在也要讀讀《淨土三經》好一點，讀讀《淨土聖賢祿》也好一點，讀讀《往生論》也是好一點，說完全不讀書只是念阿彌陀佛，也是可以，也是很好。但是你若是其他的修行，那就不一定。其他的修行，比如說我討厭讀書不求甚解，也可以，我就每天讀讀《金剛經》、讀《法華經》、讀《華嚴經》、讀這些大乘經論，然後讀完經論，我願意跑跑街，跑一跑，願意睡覺就睡覺，看報紙就看報紙，反正我一天就是這樣做功課，那也可以。

但是你想要深入的修行，那就不夠，光是讀經就是不夠，你非要用功深入的學習才可以。你若深入的學習，說我在這兒靜坐的時候，感覺自己一直向下沈，這不知怎麼回事就害怕了，那是說恐怖，這是說有疑惑，怎麼回事情這樣子呢？靜坐的時候感覺身體大大大，大得不得了，心裡就疑惑怎麼回事情呢？但是你睜開眼睛看，你還是那麼大，並沒有真的大，所以你若是讀讀經，就知道這都是你的虛妄分別嘛！那有那回事情呢？說「不善知故」，你沒

有教義的知識，這些事情都不明白，但是有個疑惑，有的還不能解除這個疑惑，那你的定就修不成了。所緣相也沒有了，因緣相也沒有了，不能得定。說那是解門，我是行門！這個行門裡面不可以沒有解的呀！你沒有解你能行嗎？不可以啊！解是行的開始啊！不可以分開的啊！不可以分離的，不可以分離的，所以你若不善知就有疑，有疑的時候，這個禪定就有障礙了，就不能得禪定，不可以的。

丑二、有不作意（分二科） 寅一、標舉

方便緩故，有不作意。

這是第二科，前面是「有疑」，這是第二科「有不作意」，分兩科，第一科是「標舉」，舉出來不作意。

「方便緩故」，方便是什麼？就是行動，以行動為方便，就才能成功啊！「緩故」，緩故是什麼呢？就是懈怠啊！有人說你念佛的時候，一天念六支香佛，有人說那幾時才能得念佛三昧呢？你看這個人會說出這樣的一句話來，可見這個人的境界高啊！那幾時才能得念佛三昧？才能得念佛三昧呢？但是話是那麼說，我們初開始用功的人，不可以太多，你太多，睡眠還是要正常、飲食也要正常、一切正常，有正常的功課表，初開始還是要這樣做，說打禪七，初開始修行的人，就是這樣子可以。你的功夫高了，當然不可以打禪七，不合適，他一坐可以坐三天，可以坐七天，打禪七一會兒就開靜了，那怎麼可以呢！那是不對的嘛！所以，初方便的人是這樣子。

也有的人說是那個香火廟，很輕視這件事，我不輕視，我同意香火廟，說那兒有抽籤的，我也同意，因為這是好像，他這是迷信，是的，你說的對，你說的是高的境界，但是我沒有那麼高啊！一般的這些非佛教徒，或者是佛教徒，他就是這香火廟最合適，燒燒香然後拜啊！哎呀！我的兒有病，然後我就求佛求神，因此而在那裡拜佛三拜，不是栽培善根了嗎？有神通的人他們一坐就什麼事都知道了，我們沒有神通的人有了什麼事情，哎呀！這怎麼辦怎麼決定呢？不能決定，抽個籤啊！他從這兒就得到了一點信心，也好嘛！好過一點兒辦法沒有，也是好。所以我不認為那是迷信，但是，我不去做那個事，所以這個事情，你要多方面去想，你才能知道這件事。

有一個居士我和他只是見過一次面就是了，他是一個記者，我在南灣講演他見過面，好像就是有點緣似的，我有一次去臺灣去到飛機場，他非要送我去，到了飛機場，坐那兒等飛機的時候說話，說話的時候其中有一句話，我認為有道理。他說什麼呢？他說出名字來，就是這個林雲，他講風水，講

氣…講什麼。他能度化電影世界的人士，這個名星，那個名星，那一個人、那一個人，還有什麼富貴的人，就相信這個，看看風水有道理跟他學，他因此給他一點佛法，你妙境法師辨不到這件事。哎呀！這個話非常有道理，非常有道理。我從這句話，我就也開悟了很多的事情，很多都有道理。他這個身份，他這樣能力，就是度化這些人，他這個身份就度化這麼多人，都有道理。你不要就唯有我第一，不必這麼說，不要這樣說，就是各適其事，這最好了，最好是這樣的，我從這裡想到這些事情。

「方便緩故，有不作意」，就是懈怠了啊！懈怠了啊！本來靜坐的時候要作意，止也是作意，觀也是作意。你不作意的時候能止嗎？自己心裡面要緣所緣境，緣這個所緣境就要數數作意，於所緣境數數作意，你才能夠不散亂，但是他現在懈怠了，不作意，他懶了，不想，你不想這個所緣境就失掉了，那怎麼能入定呢？所以這個緩慢也是，不作意也是不行的。

寅二、喻合

如於眾色，不欲見者，或閉於目，或復背面。此觀行者，於諸色中不欲作意，亦復如是。

「如於眾色，不欲見者，或閉於目，或復背面」，這底下「喻合」，舉一個譬喻來合這個方便緩的道理。

「如於眾色，不欲見者」，譬如這個人，他對於各式各樣的形相，他不願意去看見，那怎麼樣不願意看見呢？我閉上眼睛，我不看。這佛在世的時候有個城東老母，城東老母是誰呢？就是給孤獨長者裡面一個管事的女人，給他管家的女人。佛給她現種種的形相，他就是把眼睛閉上，我不看，不看還是閉上眼睛還是能看見，說用手遮著，以手遮著還是能看見。

「或閉於目，或復背面」，或背，我不和你面對，我背過來，背向過你，向著你，那麼就不見，這樣是不見眾色。

「此觀行者」，說這個修觀行的這個人，「於諸色中，不欲作意」，心裡面原來是這樣子入定的，現在，我不歡喜，不欲作意，「亦復如是」，也就是這樣子。「或閉於目，或復背面」，方便緩慢了，緩慢了就是一樣嘛！你不作意，就止也修不來，觀也修不來，那就是障礙。這個不作意，也是有問題。